

卷十二

書名 呂氏春秋二十六卷 明刊本
 撰者 漢 高誘 注, 明 宋邦乂等 校
 卷 卷十二
 內容分類 子-雜家-雜學-先秦
 索書號 仁井田-子-N3048
 編號 C5613401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C561340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仁井田-子-N3048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呂氏春秋二十六卷 明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呂氏春秋第一卷

明雲間

宋邦乂

張邦瑩

徐益孫

何三畏校

高氏訓解

孟春紀第一

莫雲卿

正月紀

曰孟春之月日在營室

孟長春時夏之正月也營室北方宿晉之分野是月

昏參中旦尾中

參西方宿晉之分野是月昏旦時皆中於

其日甲乙其帝太皞

甲乙木日也太皞伏羲氏以

其神句芒

句芒少皞氏之裔子曰重佐

音角

東方少陽物去太陰甲散為鱗鱗魚

律中

其數八

太簇陽律也竹管音與太簇聲和太陰

氣衰少陽氣發萬物動生簇地而出故

也為不能聽勿使出境言不能用鞅者必殺之無令
境王不應出而謂左右曰豈不悲哉出王視公叔以
公叔之賢而今謂寡人必以國聽鞅悖也夫公叔死
公叔鞅西遊秦秦孝公聽之秦果用鞅魏果用弱非
公叔瘞之悖也魏王則悖也夫悖者之患固以不悖
為悖悖者不自知為悖故謂不悖者為悖

呂氏春秋第十一卷終

呂氏春秋第十二卷

高氏訓解

明雲間

宋邦乂

張邦瑩

徐益孫

何三畏校

季冬紀第十二

十二月紀

一曰季冬之月日在婺女

季冬夏之十二月婺女北方宿越之分野是月日躔

此宿昏婁中旦氏中

婁西方宿魯之分野氏東方宿韓之分野是月昏旦時皆中於

方南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律

中大呂

大呂陰律竹管音與大呂和也萬物萌生動於黃泉未能達見呂旅也所以旅去陰即陽

助其成功故

其數六其味醎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賢

鴈北鄉鵲始巢

鴈在彭蠡之澤是月皆北鄉將來至北漠也鵲陽鳥順陽而動是月始為

巢乳雉雉詩云雉之朝雉尚也天子居玄堂右个玄堂北向

堂右个東乘玄輅駕鐵驪載玄旂衣黑衣服玄玉食

黍與彘其噐宏以奔命有司大儼旁磔出土牛以送

寒氣大儼逐盡陰氣為陽導也今人臘歲前一日擊鼓驅疫謂之逐除是也周禮方相氏掌蒙熊皮

黃金四日玄衣朱裳執戈揚楯率百隸而時儼以索

室驅疫鬼此之謂也旁磔犬羊於四方以攘其畢冬

節出勸耕土牛於東門外是也征鳥厲疾乃畢行

山川之祀及帝之大臣天地之神祇征猶飛也厲高也言是月群鳥

飛行高且疾也帝之大臣功施於民若禹稷之屬也

天日神地日祗是月歲終報功載祀典諸神畢祀之

也是月也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漁讀如論語之語

命其長也天乃嘗魚先薦寢廟冰方盛水澤復復亦

復復亦堅命取冰冰已入入凌室也詩云二之日

之陰也此令告民出五種出之於窮命司農計耦耕事

亦如之舉春秋省文也則冬夏可知乃命四監牧

秩薪柴以供寢廟及自祀之薪燎四監者周制天子

為百縣縣有四部部有一大大監之故命四監使牧

掌薪柴也燎者積薪置壁與牲於上而燎之升

其煙氣故曰以供寢是月也日窮于次月窮于紀星

迴于天次宿也是月日周於牽牛故曰日窮于次也

故日月窮于紀日相合為紀月終紀光盡而復生日朔

星迴于天也說十二次窮於牽牛故曰日窮于次也

紀道也月窮于故宿故曰窮於紀星迴于天謂二十

數將幾終歲將更始夏以十三月為正夏數得天言

十二月之數近終歲專於農民無有所使農事將起

無所使也乃與卿大夫飭國典論時令以待來歲

之宜讀曰勅勅國法論乃命太史次諸侯之列

賦之犧牲次列也諸侯異姓者太史乃次其以供皇

天上帝社稷之享皇天上帝五帝也社后上之神謂

性與周棄也享禮也乃命同姓之國供寢廟之芻豢寢廟同姓

故使供之也牛羊豕令宰歷啗大夫至于庶民土田之

數而賦之犧牲以供山林名川之祀宰歷於周禮為

與八法以御其凡在天下九州之民者無不咸獻其

行之令是此謂一終三旬二日行之令是行是之令

也三旬二日者十日一旬也二十日為季冬行秋令

則白露蚤降介蟲為妖四鄰入保金氣白故白露蚤

災也金為兵革故四境之行春令則胎夭多傷國多

固疾命之曰逆季冬大寒而行春溫仁之令氣不和

逆行夏令則水潦敗國時雪不降冰凍消釋火氣炎

冰雨故水潦敗國也時雪當降而不降冰

凍不當消釋而消釋火氣溫干晴之徵也

士節

二曰士之為人當理不避其難理義也殺身成臨患



忘利道而用之遺生行義惟義所在不必生也故曰遺生也視死如歸易也

有如此者國君不得而友天子不得而臣以其義高任大一國

之君不能得友天子不能得臣也堯不能屈許大者由周不能移伯夷漢高不能致四皓此之類也

定天下其次定一國必由如此人者也定天下舜禹周棄是也定

一國蘧伯玉段干木是也故人主之欲大立功名者不可不務求

此人也務勉也賢主勞於求人而佚於治事得賢而任之故佚於

治事也齊有北郭騷者結果罔捆蒲葦織履履一作以能履以

養其母猶不足猶尚也踵門見晏子曰願乞所以養母

晏子之僕謂晏子曰此齊國之賢者也其義不臣乎

天子不友乎諸侯於利不苟取於害不苟免於不義之利不

苟且而取也當義能死故不苟免今乞所以養母是說夫子之義也

粟有間晏子見疑於齊君有間無幾間也出奔過北郭騷之

門而辭辭者別也北郭騷沐浴而出見晏子曰夫子將焉

適適之也晏子曰見疑於齊君將出奔奔走也北郭子曰

夫子勉之矣晏子上車太息而歎曰嬰之亡豈不宜

哉亦不知士甚矣晏子行行去也北郭子召其友而告

之曰說晏子之義而當乞所以養母焉吾聞之曰養

及親者身仇其難仇當也今晏子見疑吾將以身死白之

白明也著衣冠令其友操劍奉笥而從造於君庭求復

者曰晏子天下之賢者也去則齊國必侵矣必見國之侵也不若先死請以頭託白晏子也因謂其友曰盛吾頭於笥中奉以託退而自刎也其友因奉以託其友謂觀者曰北郭子為國故死吾將為北郭子死也又退而自刎齊君聞之大駭乘驛而自追晏子及之國郊驛傳車也請而反之晏子不得已而反聞北郭騷之以死白已也曰晏嬰之亡豈不宜哉亦愈不知士甚矣晏子自謂施北郭騷不得其人為不知士也又不知北郭騷能為其殺身以明已故曰嬰之亡豈不宜哉亦愈不知士甚矣自責深也

介立一作立意



三曰以貴富有入易以貧賤有人難今晉文公出亡文公名重耳晉獻公之太子申生與母弟也遭麗姬之亂太子申生見殺重耳避難奔翟十二年自翟經於諸國也周流天下窮一作貧矣賤矣而介子推不去有以有之也反國有萬乘而介子推去之無以有之也能其難能以貧賤有人也不能其易不能以富貴有人也此文公之所以不主也力能霸德不能王也晉文公反國一作入介子推不肯受賞自為賦詩曰有龍于飛周徧天下五蛇從之為之承輔丞佐也輔相也龍君也以喻文公五蛇以喻趙衰狐偃賈他魏犢介子推也能反其鄉得其處所四蛇從之得其露雨露雨膏澤一蛇羞之橋死於中野懸書公門而伏於山下文公聞之曰嘻此

必介子推也避舍變服今士庶人曰有能得介子推

者爵上卿田百萬百萬畝也或遇之山中負釜一作蓋蓋

登問焉曰請問介子推安在應之曰夫介子推苟不

欲見而欲隱吾獨焉知之遂背而行終身不見人心

之不同豈不甚哉今世之逐利者早朝晏退焦唇乾

嗌日夜思之猶未之能得今得之而務疾逃之介子

推之離俗遠矣東方有士焉曰爰旌目將有適也而

餓於道狐父之盜曰丘見而下壺餐以舖之爰旌目

三舖之而後能視曰子何為者也曰我狐父之人丘

也爰旌目曰嘻汝非盜耶胡為而食我吾義不食子

之食也兩手據地而吐之不出嗒嗒然遂伏地而死

昔者齊飢黔敖為食於路有人載其履藿藿而來黔

敖呼之曰嗟來食賜其目而應之曰吾惟不食嗟來

之食以至於此黔敖隨而謝之遂去不食而死君子

以為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一介相似旌目其類

也鄭人之下韃也韃邑名也莊躄之暴郢也莊躄楚

大盜郢楚都秦人之圍長平也秦使白起圍趙括軍於韓

荆趙此三國者之將帥貴人皆多驕矣其士卒衆庶

皆多壯矣因相暴以相殺脆弱者拜請以避死避猶

其卒逾而相食不辨其義其幸以得活如爰旌目已

食而不死矣惡其義而不肯不死今此相為謀豈不

遠哉



誠廉

四曰石可破也而不可奪堅性丹可磨一作靡也而

不可奪赤堅與赤性之有性也者所受於天也非擇

取而為之也豪士一作人之自好者其不可漫以汙也

亦猶此也倍百人昔周之將興也有士二人處於孤

竹曰伯夷叔齊孤竹國在遼西二人相謂曰吾聞西

方有偏伯焉似將有道者今吾奚為處乎此哉二子

西行如周至於岐陽則文王已歿矣武王即位觀周

德則王使叔旦就膠鬲於次四內四內地名而與之盟曰

加富三等就官一列為三書同辭血之以牲埋一於

四內皆以一歸又使保召公就微子開於共頭之下

共頭水名而與之盟曰世為長侯守殷常祀相奉桑林宜

私孟諸相猶使也使奉桑林之樂為三書同辭血之

以牲埋一於共頭之下皆以一歸伯夷叔齊聞之相

視而笑曰譖異乎哉此非吾所謂道也昔者神農氏

之有天下也時祀盡敬而不祈福也時四時其於人

也忠信盡治而無求焉無所求於民也樂正與為正樂治與

為治不以人之壞自成也不以人之痺自高也今周

見殷之僻亂也而遽為之正與治也遽疾上謀而行貨

阻丘而保威也行貨謂與膠鬲盟加割牲而盟以為



信因四內與其頭以明行揚夢以說衆宣揚武王威

衆殺伐以要利以此紹殷是以亂易暴也紹續吾聞古

之士遭乎治世不避其任任職也遭乎亂世不為苟

在今天下闇周德衰矣與其並乎周以漫吾身也漫

不若避之以潔吾行二子北行至首陽之下而餓焉

人之情莫不有重莫不有輕莫不有重於天下也有

所重則欲全之有所輕則以養所重養所重不汙於

忠伯夷叔齊此二士者皆出身棄生以立其意輕重

先定也伯夷叔齊讓國而去輕

不侵

五曰天下輕於身而士以身為人輕於身重於義也

殺以身為人者如此其重也淮南記曰左手據天下

不為也今以義為人殺而人不知以奚道相得也奚何

知以何道得人乃賢主必自知士故士盡力竭智直

言交爭而不辭其患士為知己者死故盡豫讓公孫

弘是矣當是時也智伯孟嘗君知之矣智伯知豫讓

言士為知己者死也孟嘗君知世之人主得地百里

則喜四境皆賀舉國皆賀國得士則不喜不知相賀

不通乎輕重也不但不知相賀也乃不知湯武千乘

也而士皆歸之湯受命之王名天乙商主癸桀紂

天子也而士皆去之

梁夏失天下之主帝皐之孫帝發之子紂殷失天下之王太丁

之孫帝乙之子也

孔墨布衣之士也

孔子萬乘之主千乘之

君不能與之爭士也

萬乘天子也千乘諸侯也士不歸之而歸孔墨故曰不能與之

爭士自此觀之尊貴富大不足以來士矣

來猶必厚致也

知之然後可

可者可致也

豫讓之友謂豫讓曰子之行何

其感也子嘗事范氏中行氏諸侯盡滅之而子不為

報至於智氏而子必為之報何故豫讓曰我將告子

其故

告語也故事也

范氏中行氏我寒而不我衣我饑而不

我食而時使我與千人共其養是眾人畜我也夫衆

人畜我者我亦衆人事之至於智氏則不然出則乘

我以車入則足我以養衆人廣朝而必加禮於吾所

謂國士畜我也夫國士畜我者我亦國士事之豫讓

國士也而猶以人之於已也為念

於猶厚也

又况於中人

乎孟嘗君為從

關東曰從

公孫弘謂孟嘗君曰君不若使

人西觀秦王意者秦王帝王之主也君恐不得為臣

何暇從以難之

言不能成從以難秦也

意者秦王不肖主也君

從以難之未晚也

晚後

孟嘗君曰善願因請公往矣公

孫弘敬諾以車十乘之秦秦昭王聞之而欲醜之以

辭以觀公孫弘

昭王秦惠王之子武王之弟也醜公或作耻耻辱也觀公孫弘云何也

孫弘見昭王昭王曰薛之地小大幾何公孫弘對曰

百里昭王笑曰寡人之國地數千里猶未敢以有難也今孟嘗君之地方百里而因欲以難寡人猶可乎公孫弘對曰孟嘗君好士大王不好士昭王曰孟嘗君之好士何如公孫弘對曰義不臣乎天子不友乎諸侯得意則慙為人君不得意則不肖為人臣如此者三人有此者三人也能治可為管商之師管仲說義聽行商鞅其能致主霸王如此者五人有此者五人也萬乘之嚴主辱其使者退而自刎也必以其血汗其衣有如臣者七人臣公孫弘自謂也故昭王笑而謝焉自客胡為若人言有如臣者七人也此寡人善孟嘗君欲客之必謹諭寡人之意也明諭公

孫弘敬諾公孫弘可謂不侵矣昭王大王也孟嘗君

千乘也立千乘之義而不可凌侮可謂士矣孔子曰

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此之謂也

序意廉孝作

維秦八年歲在涪灘八年秦始自即位八年也歲在申名涪灘涪大也灘循也萬物

皆大循其情性也涪灘誇人短舌不能言為涪灘也秋甲子朔朔之日良人請

問十二紀良人君文信侯曰呂不韋封洛陽號文信侯嘗得學黃

帝之所以誨顓頊矣爰有大圜在上大矩在下圜天也矩

方地汝能法之為民父母蓋聞古之清世清是法天

地凡十二紀者所以紀治亂存亡也所以知壽夭吉

凶也。上揆之天下，驗之地中，審之人。若此，則是非不可。無所遁矣。天曰順，順維生地曰固，固維寧人曰信，信維聽三者，咸當無為而行，行也者，行其理也。行數循其理，平其私，夫私視使目盲，私聽使耳聾，私慮使心狂，三者皆私設，精則智無由公也。公正，智不公，則福日衰，災日隆。隆，盛也。以日倪而西望知之，日中而盛，跌衰於此，西望日暮也。趙襄子游於囿中，至於梁馬，却故曰倪而西望之也。趙襄子曰：進視梁下，類有人不肯進。青莽，一作莽。為參乘，襄子曰：進視梁下，類有人類象。青莽進視梁下，豫讓却寢，佯為死人，叱青莽曰：去！長者，吾且有事。言將殺襄子。青莽曰：少而與子友，子且為大事，而我言之，是失相與友之道。子將賊吾君，而我不言之，是失為人臣之道。如我者，惟死為可適。得也。死乃退而自殺，青莽非樂死也。重失人臣之節，惡廢交友之道也。青莽豫讓，可謂之友也。

春秋第十二卷終